

中華叢書

宋史研究集

第十輯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



中華叢書

宋史研究集

第十輯

中華叢書宋史研究集 第十輯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印行

編輯者 宋

史座談會

地址：台北市陽明山郵政第12號信箱

出版者 國立編譯館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地址：台北市舟山路二四七號

經銷處 臺灣

臺書局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十四號

正中書局

地址：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一號

中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全一冊 基價 精裝新台幣肆元叁角
平裝新台幣叁元陸角

代序

本會與教育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合作出版宋史研究集第七、八兩輯之後，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劃歸國立編譯館管轄，仍與本會繼續合作，編印宋史研究集第九、十兩輯。承海內外研究宋史之學者惠稿，至所感荷。第十輯計收論文十五篇，都三十四萬言。

本會發起人之一趙鐵寒教授，主持本座談會有年，貢獻良多。近年臥病，不幸於民國六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與世長辭，本會同仁深表悼念，謹以本研究集爲之紀念。

宋史座談會宋史研究集編輯小組 謹啓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宋史研究集第十輯目錄

代序

宋代佛教對繪畫的貢獻

北宋慶曆改革前後的外交政策

北宋對吐蕃的政策

宋代古文運動之發展研究

元祐六年宋朝向高麗訪求佚書問題

南宋之督府制度

宋孝宗及其時代

歐陽修五代史記之研究

朱熹的政治論

宋代注輦國使娑里三文入華行程考

蒲甘國史事零拾

汝萊宋碑的發現及其價值

蔡京與講議司

方豪……………一

陶晉生……………五九

廖盛……………九三

金樞……………一四五

屈萬里……………二一七

梁天錫……………二二九

王德毅……………二四五

林瑞翰……………三〇三

宋晞……………三五五

羅香林……………三七一

饒宗頤……………三八七

陳鐵凡……………四〇三

林天蔚……………四二九

石湖集考略·····	程	光	裕·····	四四五
岳飛生平任官職稱與其身後之殊榮·····	李	安·····	四五七	

宋史研究集

第十輯

宋代佛教對繪畫的貢獻

方 豪

一、引言

宋代佛教對我國繪畫的貢獻，在所述三事上較為顯著：一為宋初百餘年間，各地名畫家在寺壁作畫的風氣，盛極一時；二為以佛像、高僧、功德圖及寺、塔等為題材的風氣，終宋一代，迄未稍衰；三為宋代僧侶從事繪事者較任何一代為多，其中且不乏成就極高，不僅為一代之宗匠，且為萬世所景仰者。

但以上三點，均非至宋代始突然出現，而實有其淵源；本文爰分以下六節加以研討：

- 一、宋以前寺壁作畫之沿革。
- 二、宋代名畫家作畫寺壁之風尚。
- 三、宋以前我國繪畫中之佛教題材。
- 四、宋代以佛教題材作畫之風尚。
- 五、宋以前以繪畫著稱之僧侶。

六、宋代對繪畫有貢獻之僧侶。

研究宋代及宋以前我國之繪畫史，有四書值得注意，四書時代銜接，在研究上極為方便，且後者往往抄襲前者，痕迹顯然，足見其一脈相承。

第一書爲唐大中元年（八四七）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至會昌三年（八四三）止；第二書爲宋郭若虛之「圖畫見聞誌」，完成於宋初神宗熙寧七年（一〇七四）；第三書爲「宣和畫譜」，著者闕名，叙曰：「宣和殿御製」，以宋徽宗宣和二年（一一二〇）爲限；南宋以後之畫史，則應求之元順宗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夏文彥撰「圖繪寶鑑」。

四書以外，南齊時謝赫所撰「古畫品錄」一卷、陳時姚最所撰「後畫品錄」，又稱「續畫品」一卷、唐時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一卷、朱景元「唐朝名畫錄」一卷，皆可資參考。

宋代屬於畫史及評畫之作尤多：黃休復「益洲名畫錄」，有景德三年（一〇〇六）李昉序，止於宋乾德年間；劉道醇「聖朝名畫評」，今本多改稱「宋朝名畫評」，收九十餘人，分神、妙、能三品，每品又各分上、中、下。道醇又有「五代名畫補遺」一卷，嘉祐四年（一〇五九）陳詢直序；米芾「畫史」一卷；郭思撰「林泉高致集」一卷，有政和七年（一一一七）許光凝序；韓拙撰「山水純全集」一卷，末有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張懷後序，晚於「宣和畫譜」僅一年；鄧椿撰「畫繼」十卷，繼「圖畫見聞誌」而作，起自熙寧七年（一〇七四），止乾道三年（一一六七）。

至湯垕撰「畫鑒」一卷，舊本題作者爲宋時人，「四庫提要」卷一一二子部藝術類已謂其「作此書時，上距宋亡已五十三年，下距元亡僅三十九年，垕安得稱宋人？」蓋書成於元文宗天曆元年

(一三二八)，較「圖繪寶鑑」僅早三十七年。

以下「歷代名畫記」簡稱「名畫記」；「圖畫見聞誌」簡稱「見聞誌」；「宣和畫譜」簡稱「畫譜」；「圖繪寶鑑」簡稱「寶鑑」。

二、宋以前寺壁作畫之沿革

佛寺之壁畫，在佛教有專門名詞曰「變相」，或簡稱「變」；相者象也；人事千變萬化，形之於文曰變文，形之於畫曰變相，所以描述一切轉變與變異也。變文之始，皆附有圖，變文與變相，實相輔而行；近人多論變文，罕言變相，或不知其間關係者，實由於圖多亡而文多存也。

至佛教寺壁作畫，相傳以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六八）在白馬寺繪千乘萬騎遶塔三匝圖爲最早。見「弘明集」卷一牟子理惑論。

但此後多注意於開鑿崖洞，雕造石佛，如前秦時代卽已開鑿之敦煌石室及北魏時代之大同雲岡石室與洛陽龍門石室；北齊時代則有太原天龍山石室，惟規模略小耳。

「高僧傳」卷一記康僧會「以吳赤烏十年（二四七）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

南朝定都建康，石窟之風，漸被江南。然南北朝末期，佛教遭厄，經像被毀，僧尼被迫還俗。杜牧江南春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卽指此也。

至此，我國壁畫乃不限於寺，亦不限於宗教題材。「名畫記」卷八記北齊高孝珩嘗於廳事壁畫蒼鷹，鳩雀不敢近；楊子華嘗畫馬於壁，夜聽啼嚙長鳴，如索水草；劉殺鬼畫鬥雀於壁間，帝見之

以爲生，拂之方覺。

隋文帝卽位（五八一）後，佛教復興，造像之風，蓬勃一時：太原之天龍山、濟南之龍洞與玉函山、青州之雲門山與駝山、廣元之千佛崖等，石窟綿延，佛像林立。

但藝術之表現，各異其趣，亦各有其崇高之境界；佛教之雕刻家，在崇山峻嶺，既有其表現宗教熱誠之地區，其在大城市之寺宇，乃成爲虔誠之建築家與畫家專有之園地，各盡其才，以表達其宗教情緒，壁畫之風，由是而起，而以唐代爲盛。近人莫大元「中國佛教美術」一文（載「中國佛教史論集」第三冊）敘唐代長安、洛陽、成都等處各大伽藍之壁畫，頗爲簡明，節錄如下：

「閻立本擅肖像，世人譽爲『丹青神化』，以列帝圖最得後人讚許。其作帝王像，左右常配以侍臣，恰似佛教三尊之構圖，可謂獨創一格。慈恩寺大殿西廊之壁畫，卽出自其手筆。張孝師以畫地獄變出名；其代表遺作有『慈恩寺塔東南中門地獄變』及『淨城寺地獄變』。吳道玄……創作『地獄曼荼羅』之壁畫，當時觀者多受感動云。……一生在長安、洛陽兩京寺院所作壁畫凡三百餘，其中以薦福寺淨土院門神鬼、資聖寺龍樹菩薩、千佛寺西塔院門內外東西各四間之鬼神、帝、釋等爲最精妙。當時長於畫壁之高僧，尙有善導大師、慧果阿闍黎。善導畫淨土變三百餘壁，阿闍黎亦於青龍寺灌頂堂內浮圖塔下內外壁上，作兩部及一尊之曼荼羅。王維崇佛教，常素食，爲南畫之開祖。佛畫有『十六羅漢圖』、『高僧圖』、『維摩詰圖』，壁畫有『慈恩寺大殿東廊等一院白畫』。周昉善畫美人，有古今獨步之譽。勝光寺內之水月觀音像，卽其傑作。……壁畫有章明寺壁畫。韓幹本以畫馬著稱當時，但亦嘗作

壁畫，其代表作有興唐寺之「一行師真」、千福寺之北廊堂壁畫、寶應寺之白描及淡彩、金殿二菩薩、甘露寺之行道僧四壁。張南本亦佛畫名師，中和年間（八八一——八八四），在成都金華寺大殿作明王八軀，在寶應寺水陸院作天神地祇、雷公電母、功德一百二十餘幀，及大聖慈寺華嚴閣下東畔之大悲變相、成都聖壽寺中門之賓頭盧變相等壁畫，皆有名之大作。」

寺壁作畫之盛行於唐，明陳繼儒「眉公書畫史」早已言之：

「李之純云：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較之，莫如大聖慈寺之盛。俾僧司會寺宇之數，因及繪畫，總九十六院，按閣、殿、塔、廳堂、房廊，無慮八千五百二十四間，畫諸佛如來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薩一萬四百八十八，帝、釋、梵王六十八，羅漢、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將二百六十二，佛會經驗變相一百五十八，諸雕塑者不與焉。」

「貞觀公私畫史」列晉宋至隋有名家畫壁之寺凡四十七所，散佈於全國十二大城市，余略計之：長安十二寺，江寧與江陵各八寺，江都與洛陽各五寺，會稽、鄴中各二寺，永嘉、汝州、郟中、延陵、固州各一寺。末曰：「右寺四十七所，並是名工真跡；今東都古畫尚多，未得檢閱爾！」

「名畫記」卷一「論畫六法」述及壁畫之起源，乃因絲織品面積受限制，不能自由發揮，曰：「所以氣韻雄狀，幾不容於縑素，筆迹磊落，遂恣意於牆壁。」又「論畫山水樹石」曰：「吳道玄者，天付勁毫，幼抱神奧，往往於佛寺畫壁，縱以怪石崩灘，若可捫酌。」

「名畫記」卷三有一章專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註曰：「會昌中多毀拆，今亦具載；亦有好事收得畫壁在人家者。」茲僅錄有畫壁之寺名於後：（宮觀及寺內院、塔、殿、廊從略）

上都薦福寺、興善寺、慈恩寺、唐安寺、光宅寺、資聖寺、寶刹寺、興唐寺、菩提寺、淨域寺、景公寺、青龍寺、安國寺、雲花寺、寶應寺、永壽寺、崇福寺、化度寺、溫國寺、定水寺、奉恩寺、龍興寺、懿德寺、勝光寺、西明寺、淨法寺、空觀寺、崇聖寺、淨景寺、濟度寺、海覺寺、壽果寺、紀國寺、褒義寺、大雲寺、永泰寺、總持寺、莊嚴寺、禪定寺、西禪、開業寺、清禪寺、延興寺。

東都福先寺、天宮寺、長壽寺、敬愛寺、龍興寺、大雲寺、弘聖寺、昭成寺、聖慈寺、光嚴寺、天女寺。

末曰：

「會昌五年（八四五），武宗毀天下寺塔，兩京各留三兩所，故名畫在寺壁者唯存一二。當時有好事，或揭取，陷於屋壁，已前所記者，存之蓋寡。先是，宰相李德裕鎮浙西，創立甘露寺，唯甘露不毀，取管內諸寺畫壁，置於寺內。」

計收有顧愷之、戴安道、陸探微、謝靈運、張僧繇、展子虔、韓幹、陸曜、唐湊、吳道子、王陀子諸人之畫壁。

「名畫記」卷七記南齊宗測「畫永業寺佛影臺，皆稱臻絕。」又記蘧道愍與章繼伯「並善寺壁」。

同卷記梁時張僧繇在江陵天皇寺柏堂畫廬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又曰：「武帝崇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後畫品錄」已云：「善圖寺壁，超越羣公」。

同卷記解倩，「後畫品錄」亦已云：「寺壁最早」。

卷八記馮提伽，引竇蒙之言曰：「寺壁皆有合作，風格精密，動若神契。」

同卷記「李云：『田（僧亮）、楊（契丹）聲侔董（伯仁）、展（子虔）。昔田、楊與鄭法士同於京師光明寺畫小塔，鄭圖東壁、北壁，田圖西壁、南壁，楊畫外邊四面，是稱三絕。』」

卷九記「劉行臣善畫鬼神。」註曰：「東都敬愛寺山亭院西壁，有鬼神抱野雞，實爲妙手。」

同卷記「尹琳善佛事、鬼神、寺壁。」

卷十記王維「清源寺壁上畫輞川，筆力雄壯。」

「見聞誌」卷二記唐末二十七人，其中左全條曰：

「成都、長安，畫壁甚廣，多倣吳生之蹟，頗得其要。有佛道功德、五帝、三官等像傳於世。」

此雖未言在寺，然上文言其「妙工佛道人物」，下文又言其「有佛道功德等像」，其爲在寺觀無疑。

趙公裕條曰：

「成都大慈、聖興兩寺皆有畫壁。」

趙溫其（公祐之子）條曰：

「成都寺觀多見其蹟。」

范瓊、陳皓、彭堅三人條曰：

「三人同時同藝，名振三川。大中初復興佛宇後，三人分畫成都大慈、聖壽、聖興、淨衆、中興等五寺牆壁二百餘間，各盡所蘊。淳化後兩遭兵火，頗多毀棄矣。」

五寺牆壁多達二百餘間，每寺平均爲四十餘間，眞可觀矣！同條註曰：

「嘗見文路公家墳寺積慶院，有移置壁畫婆叟仙一軀，乃范瓊所作。辛顯評爲神品，當矣！」此則未被毀棄而獲幸存者，乃獲移置墳寺。

常重胤條曰：

「亦曾於寶曆寺畫請塔天王，至妙！」

呂嶠、竹虔合條曰：

「工畫佛道人物……扈從入蜀，長安、成都皆有畫壁。」

孫遇條曰：

「兼長天王鬼神，筆力狂怪，不以傳彩爲功。長安、蜀川皆有畫壁，實奇蹟也！」

既以天王鬼神擅長，則畫壁必在寺中無疑。

張詢條曰：

「避地居蜀，善畫吳山楚岫，枯松怪石。中和間嘗於昭覺寺大悲堂後畫三壁山川：一壁早景，一壁午景，一壁晚景，謂之三時山。」

可見寺壁所畫題材亦有純山水者，不限於佛像，亦不限於宗教事蹟。

張南本條曰：

「工畫佛道鬼神，兼精畫火。嘗於成都金華寺大殿畫八明王，時有一僧，遊禮至寺，整衣升殿，驟觀炎炎之勢，驚怛幾仆。……又嘗畫寶曆寺水陸功德，曲盡其妙。」

刁光胤條曰：

「天復中，避地入蜀，工畫龍、水、竹、石、花、鳥、貓、兔。……嘗於大慈寺承天院內窗邊小壁四堵上，畫四時花鳥，體製精絕。」

李洪度條曰：

「工畫佛道人物，名振當時。成都大慈寺、三學院等處皆有畫壁。」

辛澄條曰：

「成都大慈寺泗州堂有僧伽像，及普來閣下有五如來像。」

張騰條曰：

「工佛道，……成都聖興寺有畫壁。」

張贊條曰：

「工畫佛道人物，洛中有寺壁。」

「見聞誌」載五代名畫家九十一人，不乏工畫佛道者，其涉及寺壁之處有下列諸條：
王道求條曰：

「工畫佛道鬼神、人物、畜獸。……當時名手嘆伏。大相國寺有畫壁，今多不存矣！」

王偉條曰：

「工畫佛道，相國寺大殿等處，舊有畫壁甚多，今存者無幾！」

韓求、李祝條曰：

「並工佛道，學吳生。陝郊龍興寺有畫壁。」

張圖條曰：

「善潑墨山水，兼長大像。洛中廣愛寺有畫壁。」

朱繇條曰：

「工畫佛道，酷類吳生。洛中廣愛寺有文殊普賢像；長壽寺並河中府金真觀皆有畫壁。」

李昇條曰：

「工畫蜀川山水。……成都聖壽寺有畫壁，多寫名山勝境。」

此亦寺壁之畫山水者。又杜子瓊條曰：

「工畫佛道，尤精傳彩、調鉛、殺粉，別得其方。嘗於成都龍華東禪院畫毘盧像，坐赤圓光中，碧蓮花上。其圓光如初出日輪，破淡無蹟，人所不到也。」

杜弘義條曰：

「工畫佛像、高僧。成都寶曆寺有文殊普賢，並水陸功德。」

房從真條曰：

「工畫人物、蕃馬。……兼善撥筆鬼神，亦多寺壁。」

宋藝條曰：

「工寫貌。事王蜀，爲翰林待詔。嘗寫唐朝列聖及道士葉法善、一行禪師、沙門會海、內臣高力士等眞於大慈寺。」

則寺內亦可畫道士像矣。又高道興條曰：

「工佛道雜畫。……蜀之寺觀尤多牆壁。」

杜鰲龜條曰：

「工畫羅漢，兼長寫貌。……事王蜀，爲翰林待詔。成都大慈寺有畫壁。」

杜敬安條曰：

「繼父之美，事孟蜀，爲翰林待詔，尤能傳彩。成都大慈寺。多與父同畫列壁。」

趙忠義條曰：

「嘗與高道興、黃筌輩同畫成都寺壁甚多。」

姜道隱條曰：

「甌歲好畫，有時終日不歸，父母尋之，多在佛廟神祠中畫壁下。……嘗於淨衆寺方丈，畫山水松石，宋王庭隱贈之束縑，道隱置於僧堂，拂衣而去。」

董從誨條曰：

「世本儒家，心游繪事，佛道人物，舉意皆精，成都福感寺有畫壁。」